



延期毕业

安徽合肥 日月

周末,合肥突降一场雪。雪虽小点,但毕竟是今冬第一场雪;风虽不大,但刮到脸上还是冷飕飕的,气温也随之下降到零下6摄氏度。平时不喜欢逛街的我,不知哪根“筋”搭错了地方,突然穿上羽绒服,兴致勃勃地走出家门,到街上逛一逛。

走着走着,迎面走来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子,只见他冲着我满脸微笑,起初我以为他是冲着别人笑的。心想,自己千万不能自作多情,万一他是朝别人笑的,岂不是很尴尬嘛!我下意识地打量了一下四周,发现周围并没有其他人,出于文明礼貌,我也朝他笑了笑。快走到跟前,他十分热情地伸出手要与我握手……就在这一瞬间,我心里一个劲地犯起了嘀咕:他准是认错人了!为不让他大街上难堪,我得迎合他一回……一想到这,我丝毫不敢怠慢,主动迎上前去,和他热情地握着手……“你是某某吧?”我连连点着头,但此时此刻我却一头雾水: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他呀!他却能说出我的名字,肯定在哪见过!但我一时咋也想不起来,我脑海里就像“百度”一般,输入“某个词汇”飞速搜索……极力想从记忆中尽快找出眼前这位似曾相识而又陌生的男子,是同学?是战友?是同事……好像都不是。他也许从我的眼神中看出端倪,便说:“我叫某某呀!你还记得我们上高二时,我们那届学生是延长半年才毕业的,吗?”“那怎么能不记得呢!”“就是那回,我俩曾在一个班待过。”“噢!是某某老同学,实在对不起!怪我眼拙……”“哪能怪你呀!都40多年没见面了,况且我俩同学时间太短了,连头带尾加起来也不过个把月……”

1977年,我们原本到年底将如期成为“七七届高中毕业生”。为顺应教育改革的需要,到了我们高二下半学期时,学校突然接到主管部门的文件通知,原先实行的由“春季招生、冬季毕业”一律改为“秋季招生、夏季毕业”。这样一来,当

年本该在年底毕业的学生,一律推迟到第二年7月毕业。当年在校高二学生可以报名参加第一次恢复高考;当年考不上的,第二年7月又能名正言顺地以应届高中毕业生的身份,再次报名参加高考。刚刚恢复高考,据说全国考生有1180多万。其中1977年12月考生达570万,录取新生仅有27.3万人;1978年7月考生达610万,录取新生只有40.2万,真可谓是祖国各地都在共同地上演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的一场大戏。

那一年,我们全校高二共有12个班,学生达6000多人,居然没有一个在恢复高考第一年中中脱颖而出。到了次年一开春,我们只好又重回课堂,继续上着高二第三学期的课程。开学后,没有新编教材,学校就组织骨干教师日以继夜地赶编,而发到学生手上的都是些用蜡纸刻字的一张张油印教材教辅。这还不算啥,关键是我们经常拿到手上还有些油墨未干、字迹糊得根本分辨不清的教材教辅……学校还根据学生志愿,把12个班的学生分成文、理两科,两科各有1至2个重点班,其他的均为普通班;1至3班为理科班,4至12班为文科班。为了提高高考升学率,学校基本上采取“一周一小考,一月一大考”。每次大考之后,学校立马根据考试成绩,重新划分一次班,我至今只记得,我先前待过5班,后又在9班和12班待过。至于还在哪一个班待过,一点点印象都没有了……

“是的,是的!那时虽说是高二延长了一个学期。但班却分来分去的,一个班同学还没认识几个,又分开了!”他还告诉我,他是因当年语文老师总喜欢拿我的作文在班里当范文而记下了我;后来又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我写的文章而留下印象。去年又在一位要好的老同学那里见过我的一张近照,今儿偶遇,一眼就认出了我。不知不觉,天色渐渐暗下,华灯初上。我俩还在路旁尽情寒暄,一点也感受不到时光流逝,一点也感受不到寒风的冷……

书房

安徽长丰 张时卫



有一天娟对我说:读你的文章,感觉你的书房一定不错!我惊讶她的观察力。是,书房是我最着重打造的,让自己精神独处与放飞的地方。书房,一个多么典雅的名字,在俗世红尘中,满身铜臭里忙来忙去,当闲下来时,能有一处安放自己灵魂的地方,非书房莫属。书房的用途是适于藏书,亦可读书写作于其间,而不是用来公开展览,借以骄人之地。我不曾刻意装饰过它们,它们已经显得很耀眼了。我也不曾故意接近它们,它们却足以吸引我前行。我更不曾有意丰富过它们,它们便能让我的心灵充实与丰沛。每个人对书房的规划和想象都不一样,有的人的书房摆放得错落有致,有的人的书房里杂乱无章,其实只要是自己喜欢的样子,就是最美的样子。书房不一定人人都有,但灵魂

之书房,在于自己去创造,我们知道很多世界名著产于监狱。你可以刻意为了渊博而博览群书,你也可以为了装潢而置办群书,再就是你也可以为了消遣而读书。书——不一定能改变人的命运,也不一定能使我们如愿以偿,但你用心去读,即使要读很多本书才能明白一个道理,那也是值得的。

无论是闲暇的午后,还是下雨时的黄昏,亦或是月凉如水的静夜,只要你走进书房,你就会被书香环绕,在恬然宁静的环境里,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纷扰,只要你进入书房,便是置身于自己的世

外桃源,把一切风霜雪雨拒之门外。此刻,泡一杯茶、翻一页书,在茶香氤氲,书香弥漫的氛围里,默默地度过悠悠时光,或什么都不做,只是一个人,坐在书桌前,闭目养神,静静地独处,亦惬意无比。

一直认为书房是最美的地方,我的书房里摆放着书法家老同学为我所书的《乐在书中》,甚是喜欢。每每在书香陪伴的时光里,没有孤独与寂寞,在书中听别人说话,看别人的故事,想自己的心事,是何种的乐趣?当阳光穿越书房时,那些字里行间都带着温度。

几度搬家,家电、家具扔的差不多了,唯有几十箱书没舍得扔掉,总是说服自己这些书是有价值的,是多年积攒而成的。如今它们像一个庞大的军队住进我的书房,它们成为我心灵的据点。



且快乐

安徽肥西 张建春

初冬,太阳仍暖和,栾树落尽了叶子,仅剩荷包状的种子随风瑟瑟响,很是好听。过去把栾树当绿化树栽得少,曾叫它士大夫树,多栽在墓地上。现代人有新说法,栾树当成了发财树,栽的就多了。栾树美,且又有新寓意,富有比贫穷好,权作心情见证了。公交车来了,赶上了高峰期,人拥挤,我干脆等下一班。等车时看看风景,还真不错,小城干净,来往人平和,恰在校园边,书声朗朗,比歌好听。车来了,新能源客车别致,一下子就把我拉上了快速度。乘客仅几个,多捧着手机,还有呵呵的笑声,估计是有好看的视频,引发了心中的另一回事。

且快乐。我想到这三字。快乐处处有,看自己的了。

栽了几棵兰花,都经年了。养兰是养心情,兰是君子,养兰如和君子对话。都说兰难养,其实不然。兰爱清平,不喜大肥大水,和张扬的月季花正好相反。我养兰管得少,但每天都要看几眼,看兰草的幽静,看兰在幽处吐出的悠然之气,至于开不开花是另一回事。中午我给兰修剪,去枯叶,剪去残枝,暮自发现有花箭挺出,我的鼻息就有花香来萦绕了。

花不开,香袭人,仅兰可为。兰柔软,但有骨。骨在叶脉里流,把骨当血液,流得欢快,也流得自然。清流当情怀,心无油气。我在兰处得到许多,不卑不亢,能作为一株草实在是好的。天天写些文字,不长不短,不深不浅,打发去一些时光,也失去不少,朋友、应酬,等等,可说上一堆。写作成了习惯,和勤奋、执着都无关。悄悄说:我在寻找自己的快乐。写作当不得饭吃,吃写作饭非饿死不可。人得为自己设栅栏,我用文字囚禁自己,也挺有趣。累了用文字按摩,实在微妙。我在手机上写作,可随时随地,古人读书有“三上”,我写作也是,碎状的时间合在一起,就成大块了。报纸、杂志上发了文章当然高兴,文字有人看,如是花开了。不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,不强求别人喜欢,不污人眼就好。我笔写我心,多是做到的。写作时偶有瓶颈,但不急,慢慢地,瓶颈会打开,畅通了,一切就有顺溜。和编辑聊天是件快乐的事,编辑读我的文字,似走进我的胸怀,我的坦诚都摆哪儿了的,圈圈点点是他的事了。

一个我尊敬的编辑对我说:组织语言的能力在,仅仅是题材或者其他需要驾驭的元素,偶尔迷茫也可以接受。语言是个好东西,语言在,什么都在。我组织语言,语言也在组织我。在文字中打发自己,我的内心充实,我因此找到了自我。自我真的什么也不是,一个大喘气的活物而已。常和我仰视的作家们交流,他们以智者的身份对我,让我收获很多。我记下了他们不经意间的一些话,反复咀嚼,我品味出了另一种快乐——孤独、求证的快乐。我的文字游历,我组合汉字,汉字对我笑。晚上我边看电视边捣鼓小文字,我是否是特别幸运者。

最近我连续去了几次乡村。乡村和过去大不同,但还是乡村味的。鸡飞、狗叫,蔬菜不打农药,青翠地长得好。进冬了,不少农家晒“粉扎”,一股好闻的味道。乡村人少,却是特别的客气,喊着去家中小坐,续上杯中的茶。在村里溜达,乡村人目光不设防,走上一截路,连狗也息了叫声。想在乡村找所房子住下,但也就说说,真来实的,又退缩了。前些年流行大树进城,树进了,却少有活下来的。城里人真住乡下,估计难长时间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得服水土。所去的乡村多种树,树当庄稼种了。树长得极有身价,美不说,还有品位。树长腿,陆续进城,在城安家,它们是小树,小树适应性强,能活泼泼地活。树把城乡的距离拉近了,树是纽带。行走乡村,我舍不得离开,在乡村行走我的心静。静来自较远的过去,我是在农村长大的了。